

語言多被挪用 黑人不受尊重

恒管英萃

隔星期五見報

不光彩的一頁：語言挪用 (language appropriation)。

美黑人仍被歧視

美國研究性別及種族文化教授 Robin Boylorn 在 2015 年初刊登於英國日報《衛報》(The Guardian) 的文章中對此大興問罪之師，諷刺源於非裔美人的語言，要待白人「宣示主權」後，黑人才可安然使用，她更狠評：「大眾文化將本屬非裔美國人的方言普及，此舉不單可視為偷竊，更不幸地曲解或誤用詞語。」語言學家 Jane H Hill 亦否定語言挪用為強勢文化 (或白種美國文化) 欣然擁護次元文化之善行。此等盜用行為不單限於語言，在美國本土，黑人的

文學、時裝和飲食文化常被公然表揚，甚至盲目追捧，但另一邊廂，黑人依然被歧視、箝制、迫害。面對如此不公，坊間除了如「重視黑人生命」(Black Lives Matter) 此類社會活動或抗爭外，不少積極分子和藝人都陸續對文化挪用表態。

美國著名說唱歌手 Macklemore 一向關心社會，利用歌曲反對種族歧視，身為白種人的他，最近發表的歌曲《White Privilege II》(白人的特權 II) 就是為黑人發聲：「我們把黑人文化榨乾榨淨，但何時我們才會尊重黑人生命？」

愛其菜式 嫌其移民

在美國，幾乎所有白人也直接、間接、甚至不知情下犯上盜用他人文化的罪名，挪用黑人和 LGBTQ (男女同性、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酷兒) 文化之舉尤其猖獗，諷刺的是，被強奪文化的社群卻是美國社會中被排斥的對象。情況就如美國與墨西哥愛恨交纏

的關係：美國人對其南方鄰居的部分文化趨之若鶩，如對方的飲食文化，但同時又視墨西哥非法移民為過街老鼠。如此挑五嫌六之舉絕不代表完全了解和接納別人文化，白人私吞少數社群的俚語亦不可打上「模仿是最真誠的恭維」的旗號。

促成語言挪用亦乃因利字當頭。在社會媒體高度發展下，黑人和拉丁美洲社群發明的新穎語言不但得以廣傳，白人往往能化之成為商機。

美國文化產業已成為日進斗金的大生意，不是攫奪最新最潮之副產品，就是將固有的重新包裝，賺個盆滿鉢滿。例如專售墨西哥食品的美國連鎖式快餐店 Taco Bells，在社交微博平台 Twitter 上形容其炸玉米卷可口得叫人 #onfleek (解作頂好的黑人俚語)。

行為大膽的美國歌手 Miley Cyrus 在去年一樂壇頒獎典禮中與另一男歌手對唱時將臀部左搖右擺，作出挑逗的跳舞動作，被傳媒冠名「twerking」的創立者，但其實「twerk」一字早見於 2000 年美國黑人饒

舌組合 Ying Yang Twins 的歌曲《Whistle While You Twerk》。

白人新潮 黑人犯罪

曾六度奪標的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NBA) 球星 Kareem Abdul-Jabbar 退役後轉型為作家和電影工作者，他在去年刊登於《時代雜誌》的文章亦苦笑道：「白人作黑人打扮可引來時裝雜誌的垂青，黑人作同樣打扮卻引來警方的注意。」

真正的語言交流並非選擇性地搬字過紙，而是誠心接納及尊重對方文化根源。

英語原文：Ms Madeline PETERSON (全球/本地意識及文化修為：恒管英語活化計劃) 助理



■譯文：鍾可盈 恒生管理學院英文學系高級講師

■麥美娟 立法會議員

說話夾雜英文 詞彙漸變單一

恒管清思

隔星期五見報

早前播出的電視真人騷，年輕女歌手因中英夾雜的說話方式，引來「超級港女」的譏諷。然而，香港人素以中西文化的混血兒自居，不中不西的說話風格，早已是香港人的標記，實非「港女」的專利。

由來已久 愈見嚴重

遠在 1925 年的《華字日報》，便載有署名「蓮社主人」的舊體詩。詩中提及：「交談時用中西語，說笑先生括摩靈。」所謂「括摩靈」，即為英語「Good Morning」的音譯詞。可見中英夾雜的說話方式，早已是香港由來已久的「本土」特色。時至今日，香港人在日常交談中混入英語詞彙，情況可謂有增無減。如香港人常說：「這份文件是最 update 的嗎？」「讓我先 jot down 這些資料」等等。誠然，以上句子中的英語詞彙，可謂深具「香



■連詩雅早前在真人騷中，因為中英混雜而被網民批評是「港女」。資料圖片

港特色」，但並不符合英語的準確用法。

當然，香港這種不中不西，「中不成、西不就」的語言習慣，一直受到不少語文老師所批評。然而也有一些人指出，語言旨在促進人際間的交流，若然中英夾雜的說話方式，無礙彼此溝通，又何須執着於語文的純淨呢？

影響思考 欠缺多元

因此，在批評香港人說話中英混雜的同時，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種表達方式是否真的能準確傳情達意？這種語言習慣，又會否影響人們的中英文的水平？舉例說，香港人凡事皆說「share」(分享)，不論是美味的甜點、有趣的消息，還是失戀的傷痛，以至個人的奮鬥史，皆可一言 (share) 以蔽之。每次在課堂上着學生作即席短講，他們深知演講時不可中英夾雜，然而起首總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從中不但透現了他們不中不英的思考模式，更使原本嚴肅沉重的演講內容，添了幾分「報喜不報憂」的況味。

詞彙貧乏 亦因 share

在「share」(分享) 的氾濫下，原來面貌豐富、色彩多元的中文詞彙，如「分擔」、「分憂」、「傾訴」、「講述」、「憶述」、「分析」、「說明」等，在學生的筆下盡皆銷聲匿跡。一句「我今天很 down」，內心的難過、傷痛、悲哀、感慨、悵惘、憂慮、痛心等等，似乎便可以含混過關。常言香港學生的中文愈見退步，寫作詞彙貧乏。究其原因，缺乏閱讀習慣固屬頭號元兇，但日常表達的中英夾雜，以及選詞用字的漫不經心，與此又豈會毫無關係呢？



村屋未覆蓋 寬頻無得揀

■馮慧心 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講師

淺談英語

星期五見報

現今社會互聯網普及，使用率 (utilization Rate) 高，但原來在這個 10G 光纖入屋 (Fiber To The Home, 簡稱 FTTH) 的時代，本港仍有 30 萬戶市民上網「無得揀」，不少村屋只得一個營辦商 (operator) 提供固定網絡寬頻互聯網接駁服務 (fixed network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services)，或未受任何固網寬頻網絡覆蓋，令居住在偏遠 (remote) 鄉郊 (village) 村屋的村民被迫使用收費 (fees) 偏高 (the high side) 卻質素差劣 (poor quality) 的服務。

政府建議電話代網絡

筆者早前就此問題在立法會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提出質詢，惟當局回應時只建議市民使用電話的流動網絡 (the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解決問題，而並非從增加市場競爭 (market competition) 角度，說法是治標不治本。鄉郊村屋的電話通訊十分依賴電訊網絡，村屋居民更以此連接互聯網，不致成為訊息黑洞 (black hole)。不過，根據政府回覆筆者的質詢內容顯示，截至 2015 年 3 月底，全港有 13% 住宅用戶 (the residential households)，即相等於約 30 萬個住宅單位 (the residential flats)，只得一個或未受任何固網寬頻網絡覆蓋 (network coverage)；而過去 5 年，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簡稱通

訊辦, OFCA) 共收到 71 宗相關投訴。

網速慢被迫手機上網

其中，筆者收過有村民投訴指，現時每月上網費用需 300 多元，有 8MB 網速上限 (upper limit)，惟整個網速要與全村分享，實際上網速度只有數百 KB，每逢惡劣天氣或上網的繁忙時段，網速傳輸特別緩慢 (extremely slow)，曾多次向電訊商和政府部門投訴也未有改善；亦有村民因家裡網速太慢，為了工作無奈被迫改為用 4G 手機連接互聯網，令其手機上網收費成本 (cost) 變相增加。

聯合國確認上網是基本人權 (basic human rights)，惟現時新界屯門、元朗、青衣、荃灣和北區等多個地區至少有 50 多條鄉村面對同一苦況，筆者認為每名市民都應該可享用同等水平 (at the same level) 的網絡服務，政府必需重新審視 (review) 問題。

事實上，筆者過去曾分別多次向通訊辦等多個政府部門反映過有關上述問題，但當局一直坐視不理 (shows no concern)。隨着時代發展，寬頻上網已成為現代都市人不可或缺的基本通訊要求，不論工作、學習、搜尋資訊以至日常娛樂，均需要使用互聯網。要解決目前獨市經營的狀況，筆者建議政府應在與電訊商簽訂更新協議時，參考當年電話服務牌照規定，加入必須提供寬頻服務的條款 (terms)，並為電訊營辦商提供更多誘因 (incentive)，當有更多電訊商願意加入競爭，才可增加消費者 (consumer) 選擇，改善服務，同時亦促使收費下調。

畫意空間

隔星期五見報

2016 第 28 屆土耳其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銀獎



山區小學

作者：朱柏熹 (16 歲)
年級：12 年班

就讀學校：漢基國際學校

導師評語：這是一幅只不過 25cmX35cm 的小作品，作者卻以複雜的主題及難度高的炭筆媒體進行創作：先要認清光綫的來源，不同小孩在光影下的不同表情神態，只要留白處太少或過多便會造成太暗或過光的反效果！

博藝堂
SIMPLY ART
純繪畫創作室

■資料來源：博藝堂

使臣找碴遇東坡 寫詩容易讀詩難

吾寫吾得

隔星期五見報

又到了學年尾，又是語文老師努力趕書改文的時節。上了一年的中文課，我很喜歡在學年尾騰出些時間來跟學生分享學習「中文」的趣味。

作為語文老師，不得不承認，現時制度下的中文課程是頗難引起同學興趣的。課程聚焦的是實用能力，考核的是聽說讀寫的基礎，反而忽略了更吸引的深層次和廣泛閱讀、作家心路歷程的分析、作品與時代的關係等等。更有不少學校使用普教中，當然，若教的大部分是新來港學生，用普教中還算是照顧了學生需要，不然，花費大部分課堂時間去糾正讀音、拼音後，才能把握剩餘的時間學中文，也委實有些本末倒置。

課程以外 加入趣味

用教第二語言的方式教第一語言，結果令課堂容易變得僵化，靠着老師的心思、教學的編排等，或者能夠讓課文的講讀變得有深度。但讓學生在課程的框架之外，能多接觸中文有趣之處，讓學生多喜歡中文一點，也是中文老師可多做的事。

有時說說歷史人物的有趣文字遊戲也是不錯的趣向：



如附圖一詩，據說是宋代文豪蘇東坡寫的。當朝的大臣常以詩才自負。有次宋神宗叫蘇軾去接待使臣，使臣

找碴卻找到了蘇軾頭上，竟在蘇軾面前班門弄斧，炫耀個人才學。蘇軾也就舉起筆，以《晚眺》為題寫下了一詩，並留下一句：寫詩或者容易，讀詩卻難一些。

使臣啞口無言，蘇軾才慢慢道出一首合規的七言絕句：「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峰。」一幅山水落霞之景活現眼前。活用文字的圖象意義，將之變成字謎，也是一番樂趣。

圓圖暗藏回文詩

另有一種跡近遊戲的詩叫回文詩，大致利用文字的覆疊或順次做文章。如下圖的十字，可以組成一首七言絕句：「悠雲白雁過南樓，雁過南樓半秋色，秋色半樓南過雁，樓南過雁白雲悠。」



回文詩除了這種迴環往復的玩法，尚有一種更高層次的規則，如王安石寫的《碧蕪》：「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將全詩二十個字順次顛倒，恰恰是另一首同樣可以《碧蕪》作題的詩：「吟苦累閑身，飲甘留倦客；深村晚菊黃，曠野平蕪碧。」

今次略舉幾例，下次再談。

漫談英語

■漫畫&說明：英國文化協會

逢星期五見報

How many s's in that?



The man seems to be asking how many s's there are in the word "Mississippi", so the woman gives the answer (four). But the man is actually asking how many s's there are in the word "that" (which is none!).

女人以為男人問的是「Mississippi」這個字裡面有多少個s，於是回答了「4個」，但其實他是問「that」這個字中有幾個s，答案是沒有。（「That」中哪有s？）